

I313.84/2

难忘的童年

[日] 山花郁子 著

金君子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牛克敬

封面设计：蒋明
插图

难忘的童年

〔日〕山花郁子著

金君子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龙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 14/16·字数59,7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50

统一书号：10093·469

定价：0.30元

目 录

1. 爸爸	1
2. 开了, 开了, 樱花开了	8
3. 童年的伙伴	16
4. 特别高等警察	22
5. 间谍的孩子	28
6. 雪的回忆	34
7. 三叠的房间出租了	40
8. 我的老家是	46
9. 浪花节 (浪曲) 演出大会	52
10. 弟弟	59
11. 小信的哥哥应征入伍	66
12. 悲惨的事件	73
13. 妈妈的肩巾	80
14. 迎接爸爸的日子	89
15. 黑影	94
16. 离别的路, 难忘的路	101
17. 盼着明天来个好天气	106
18. 新的道路	112
后记	117

1. 爸 爸

“雪什么时候才停呢！小郁子，可得给你穿暖和点，咱们该走啦。”

“来！穿上妈妈给你织的新大衣。妈妈的手可真巧！她怀着那么大的肚子，不到三天就给你赶织了这件大衣，……”

比美美姨妈一边忙着准备东西，一边自言自语地对我唠叨着。她打开妈妈交给她的包袱，拿出一件红毛线织的大衣给我看。

“哎呀！还带个帽子呢，多漂亮啊！穿上它简直像个红娃娃了！”

比美美姨妈是我妈妈的亲妹妹，她和姨夫住在业平桥。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小孩，姨妈格外疼爱我。

妈妈和我住在吾孀桥附近租下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

昨天夜里，妈妈住院去生孩子，姨妈才把我接到她家里来的。

今天早晨，姨妈把力松姨夫的事都放在一边，一个劲儿为我忙着，看来有我在她身边，她高兴得不得了。

姨夫起床后一直穿着棉袍，坐在火盆前弓着背，懒洋洋地说：

“你用不着这么早就去嘛！还不知道生了没有？再等一会儿去不好吗？小郁子，你看外面有多冷啊！”

姨夫斜眼看着忙忙碌碌的姨妈，对我说。

“这鬼天气，昨天倒晴了一会儿，可夜里又下个没完。姐姐昨天傍晚住院时疼得直咬牙，这会儿该生了。再说姐夫是靠不住的，姐姐现在很可能一个人心神不安地在那里发愁呢！按理说，姐夫应该第一个去看她才对。

“小郁子，你知道吗？生你的时候，第一个跑进去看的也是你姨夫和姨妈啊！当然，你是不会记得的。”

比美美姨妈一边对我和姨夫说着话，一边拿起围巾披在肩上，在门口把一双带着罩的木屐摆好。

“快点，快点！小郁子，你也赶紧穿上靴子吧！”

“哎！”

我最喜欢穿上红毛线大衣、再穿上长靴子，在雪地里走路，就非常高兴地答应着，乖乖地让姨妈帮我穿上了长靴子。

一穿上长靴子，我得意地看着它，用脚在地上反

复跺着，试着。

力松姨夫勉强把我们送到门口。他两手揣在怀里站在那儿好象很冷的样子。

“天气冷，要留心啊！小郁子，替我向妈妈问好。就说姨夫已经把二楼腾出来等她回来呢！让妈妈早点回来啊。”

这里是本所业平桥。

凌乱而狭窄的胡同里的大杂院，被几年来罕见的大雪覆盖着，静悄悄地不见一个人影。

昨天，雪停的时候，力松姨夫用铲子铲开的一条小道，又盖上了一层新雪。

我紧紧抓住姨妈打伞那只手的袖子，累得满脸通红地喘着白色的哈气，拼命地跟着她走。

平时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很多商店都关了门，电车和公共汽车都不通了。我眼前只有一条白晃晃的路，好象没有尽头似的。

“小郁子，没有多远了，加劲走啊！不知妈妈生了小娃娃没有？是个小弟弟呢？还是小妹妹？姨妈没有孩子，这次生的娃娃，姨妈可一定要了。小郁子，行吗？”

“好，妈妈说行，就行。”

我知道姨妈最疼我，我也喜欢她。为了让她高兴，我就大大方方地答应了。



“那么，说好了。咱们到医院再跟妈妈好好说说。”

比美美姨妈高兴地笑着，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小手。

在没有一个行人的雪路上，姨妈领着我的手越走越快。

我不时地察看着弄脏了的埋在雪里的脚印，不知不觉已从业平桥走到了押上车站的前面。三十多分钟以后，我们终于到了妈妈住院的“赞育会”医院。

在门房一打听，有个年轻的护士马上领我们去妈妈的病房。

“多好啊！是个男孩。这回你可当姐姐喽！”

护士一边走，一边逗我说。可我只是使劲抓住姨妈的手，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我不怎么出门，初次见到医院那晦暗的气氛，总觉得有些窘。

“奇怪呀，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姨妈关切地问我。

“是刚当上姐姐不好意思了吧！”

护士又和我开起玩笑来。她是个外貌和善的人。可是，她头上戴的白帽子和身上穿的白大褂儿，以及她那敏捷的动作，都使我感到眼花。每当我们的视线碰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赶忙避开她。

妈妈住的病房是个大房间，每张床都用屏风隔开。

妈妈躺在离门口不远靠墙的那张床上。一进病房我就看见了妈妈，便飞跑过去。

妈妈看见我也立刻浮起了笑容。

“哎呀，冷吧！小郁子你看，这就是你的小弟弟呀。”

我看了看熟睡在妈妈身边的婴儿的脸。小脸上还满是皱纹，可从他穿的毛衫的袖口还看得见小手指头上长着薄薄的指甲。我怀着好奇的心情仔细地端详着。

姨妈高兴地喊了起来：

“哎哟！真可爱。姐姐，是什么时候生的？”

“今天早晨，五点刚过一点儿。”

“还是天亮时候啊。姐夫还没有来过吧？……姐姐，姐夫不常在家，姐姐又得马上去工作，从现在起你就让我来抚养他吧，我保证把他照看得好好的。你放心好了。”

姨妈一向性急，她向妈妈问着。

在到医院来的路上，姨妈象开玩笑似的说的那件事，可能很久以前就认真考虑过，而且成了心病。

“你没头没脑的说些什么呀！”

妈妈根本不想理睬，用话挡过去了。我想起刚才在路上，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把弟弟给姨妈的事，心里感到很不好意思。

突然一个男人慌慌张张地走进来了。

是爸爸来了。

爸爸的帽子上和雨衣上挂满了雪花，他一走动，雪花就稀稀落落地掉在地板上，弄得湿漉漉的。

“啊！是姐夫。”

“啊！你也在这里哪。不好了，出事儿啦。对不起，带着小郁子先回家好吗？我还得马上返回去。”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啦？”

妈妈不安地望着爸爸问。

“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据说出了一桩暗杀事件。可能是一个大臣被刺了，不管怎样，还是快点回家吧！”

爸爸对比英美姨妈说完话，才顾上瞧了瞧床上的婴儿。

“是男孩啊！好极了。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爸爸只说了这些，转身就要离开病房。

“喂，你先别走。我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你不是来看姐姐的吗，总该多呆一会儿嘛。再说，小郁子也好久没见着你了！”

姨妈用责备的口气叫住了爸爸。

“小郁子！真长高了。听爸爸的话，和姨妈先回家等我。”

爸爸慈爱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又忙叨叨地一阵风似的把雨衣的下摆一甩走出了病房。

平时不常见面的、满脸胡茬儿的爸爸，当他回头注视着我的时候，我不由得把头低了下来。

但是，当我爸爸那双细眼睛在眼镜片下，深情地向我微笑时，一股思念爸爸的感情，顿时涌上我的心头。

“姐夫还是老样子。可是，姐姐，到底出什么事儿啦？姐夫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可千万别再让警察抓走了。”

妈妈镇静地望着情绪不安的姨妈，用坚定的口气说：

“不会有什么事儿的。他从来没做过坏事儿。那些抓他走的人，才是坏人呢！”

妈妈刚刚生下了健康的小弟弟，她脸上的表情是那样明朗，她非常信任自己的丈夫。

这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那一天发生的事。

“二·二六”事件，我将满五周岁，是个刚能记得弟弟诞生和意识到父亲的存在的日子。

2. 开了，开了，樱花开了

弟弟贞夫刚刚蹒跚着学走路时，我已是业平桥普



通小学一年级生了。

穿过繁华的街道，再拐几道弯，有一条狭窄的小胡同，小胡同里有一个凌乱而拥挤的大杂院。东京市本所区业平桥一条六号，我的家就在这里。

我们一家住在二楼。楼下住着力松姨夫和比芙美姨妈，还有姨妈家新来的家庭成员小民夫。

总想要个孩子的比芙美姨妈，在我小弟弟出生后不久，就领来了一个快满五岁的小男孩——民夫，做她的养子。

尽管小民夫突然出现在我生活里，但是我从来也没去想过：他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他做我游戏的伙伴比离不开人照顾的弟弟，满意多了。可我一直放在心上的却是爸爸，因为他总是悄悄地回来，又立刻走。

楼上只有两个小房间，一间是六叠^①的，一间是三叠，三叠的是爸爸的房间。

爸爸经常在家。书桌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象山一样。不知为什么，那里有一种孩子们不能轻易接近的气氛。所以，我是从来不随便进这个房间的。

我入学的前一天晚上，爸爸没有在家。力松姨夫为庆贺我上小学，送给我一个茶色的背式皮书包。那天

① 日本叠式的住房，表示面积单位。



一大早我就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又关上忙个不休。我兴奋得无法安静下来，和小民夫一起，在楼梯上一会儿跑上去一会儿又跑下来地玩着。

傍晚，力松姨夫一回家，我就兴冲冲地跑下楼去，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给他看。

“样样都齐全啦，该好好用功喽。姨夫今天先考考你。小郁子，把课文念给我听听。”

我把已经念得挺熟，还能背得出来的语文课本，用两手小心翼翼地打开，得意地大声朗读起来：

“开了，开了，樱花开了。”

“鲤鱼，鲤鱼，白鲤鱼。”

“前进，前进，队伍向前进。”

小民夫也学着我的声调大声念起来：

“开了，开了，樱花开了。”

“念得不错呀，你看，小民夫还没有上学，就跟着你会念书啦，这可是多亏你啦！”

在厨房准备晚饭的比美美姨妈，擦着两只湿漉漉的手，走到姨夫身旁坐下，也插进一句。

“真快呀，一转眼小郁子已经是个一年级生啦！可是，姐夫也太不象话了。听姐姐说，他短时间内还回不来呢！孩子都上学啦，连个面也不照，什么都靠姐姐一个人，给人家做点针线活儿。能挣几个钱？姐姐也真是，不管姐夫干什么，她总是依着他。管它什么

工会，还是什么罢工，至少要为自己的孩子打算打算呀。”

“你知道吗？这也许就是姐姐的觉悟呢。你想想看，如果对那些事儿，她总唠叨个没完，那早就分开了。姐姐肚子那么大的时候，不也是一名蹲过‘猪箱’^①的干将吗！现在她有孩子离不开手，只好由姐夫去干两个人的工作，所以家里的一切，都由她一个人顶着。”

“姨夫，什么叫‘猪箱’？”

我问姨夫。

“是啊……猪箱吗，就是猪箱呗！怎么说好呢？也就是猪的箱子。当然，并不是装猪的，不过，也有装猪的时候啊。”

力松姨夫吞吞吐吐地有点慌神儿似的说。

“什么呀！”

比美美姨妈忍不住笑了。

“你说什么，别在孩子面前信口开河了。是吧，小郁子。”

“对！小郁子也已经是上了一年级的小子啦……”

“我不是小子，我是女的呀！”

我对力松姨夫把话题转到别处很不高兴，再有听了比美美姨妈指责爸爸的话，也感到委屈，所以我就

① 猪箱即拘留所之意。

不客气地顶了他一句。

“啊，是吗？我算输了她一着。到底是上学了，说起大人话来了。哈、哈……”

比芙美姨妈可能也后悔，有些话不该在孩子面前说。

“小郁子，快把妈妈给你做的海军领的校服穿上给姨夫看看。你已经是了不起的一年级学生了……”

姨妈把话岔开，尽量扭转我的情绪。

“嗯！”

我也就顺着姨妈的话，得意地跑到楼上去了。

“妈妈，快给我穿上校服，领花也要系好。”

我摇晃着妈妈的背，撒娇地央求着妈妈。妈妈好象没听见似的，仍旧忙着给别人织毛活儿。

“还要穿吗？先别穿吧，等明天上学的时候再穿。”

“我不，穿上给姨夫看看嘛。快点，好吗？”

我有一股犟脾气，只要想做什么，就非做不可。

“这孩子真磨死人。好吧，快点穿吧！”

妈妈被我缠得没办法，只好放下手中的毛活儿，把挂在墙上的校服取下来，给我从头上套进去，等我把两只手从袖口伸出来，对着妈妈站着的时候，妈妈一边给我整理着校服，一边语重心长地说：

“这是爸爸特意给你买的呀！爸爸事情太多，一直没回来。不过，爸爸说了，要你努力学习，好好听话，